



这是一个日本老人的传奇一生
 这是三百多名前侵华日军官兵的真实经历
 这是中日友谊的一段千古佳话
 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祈祷

樱花啊，樱花

——一个日本飞行员的
 中国情结

朱新春 著



人民
 出版社



樱花啊，樱花

——一个日本飞行员的
中国情结

朱新春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组稿编辑:侯 春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高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樱花啊,樱花:一个日本飞行员的中国情结/朱新春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

ISBN 978-7-01-009062-7

I. ①樱… II. ①朱… III. ①筒井重雄—传记 IV. ①K833.1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0916 号

樱花啊,樱花

YINGHUA A YINGHUA

——一个日本飞行员的中国情结

朱新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75

字数:271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062-7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这是一位日本老人的传奇一生。

这是 300 多名侵华日军官兵的真实经历。

这是中日友谊的一段千古佳话。

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祈祷。

神州扶桑
一衣带水

己丑年夏月

刘玉堤



筒井重雄的中国学生、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刘玉堤中将为本书的题词：“神州扶桑 一衣带水”。



本书的主人公、90岁的日本老人筒井重雄。

日中友好
代代相传

筒井重雄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日

筒井重雄为本书的题词：“日中友好 代代相传”。

目 录

第一章 告别家乡 3

1940年,为了生计,刚刚20岁的木暮重雄,告别父母,离开家乡,志愿参加了日军的航空兵。短短三个月的入伍训练,就将原本是一片“朦胧”的农民孩子,打造成了军国主义的“忠诚武士”。

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木暮重雄踏上了侵略中国与东南亚的战场。

第二章 迫降被俘 12

1945年1月,已经成为飞行教官的木暮重雄,在一次执行长途飞行任务时,因机械故障,迫降于山东泗水,被抗日民众和八路军生俘。

尽管受到了八路军的特殊优待,被俘的木暮重雄,还是趁夜逃跑。

第三章 重生之路 27

逃跑失败的木暮重雄,在准备与八路军政委同归于尽的企图失败之后,又借洗澡之机,夺枪自杀。

再次失败的木暮重雄,为捍卫“大日本帝国”的尊严,决心转换战场,欲在学习会上驳倒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奇谈怪论”。没想到,在寻找“理论炮弹”、搜集历史证据、面对客观事实和进行针锋相对辩论的过程中,木暮重雄的思想逐渐转变了,他的人性苏醒了……





樱花啊，樱花

——一个日本飞行员的中國情结

第四章 新的起点 46

觉醒后的木暮重雄，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新的战斗行列。协助上级争取日本特务，与日本领事谈判，深入日军据点劝降，勇上战场喊话……从山东到东北，跨海翻山，历尽辛苦，组织遣返日侨……

第五章 初到航校 61

1946年，为报答八路军对他的“再生之恩”，木暮重雄主动报名来到牡丹江航空学校。在航校，他结识了任航校主任教官的林弥一郎（林保毅）。林弥一郎是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飞行大队的少佐大队长。他在日本投降后，经过一系列曲折经历后，在八路军的感化和东北民主联军政委彭真、参谋长伍修权亲自做工作后，率领300多名部下，加入了创建中国人民空军的行列。

第六章 勇闯难关 80

航校初创时期的一无所有与艰难困苦，令“老八路”出身的木暮重雄都为之咂舌；航校人创建人民空军的英勇无畏、大智大勇与艰苦奋斗，激励300多名日本教职员工也成为“真正”的航校人。

第七章 另类战场 93

在零下18摄氏度的教室里上课，天天靠高粱米和玉米糝子填肚皮，给放牛娃出身的学员上航空理论课……就像走上了另类战场。木暮重雄等300多日本教职员工和八路军一起，向新的敌人发起了没有退路的冲锋。

第八章 政治威力 102

来自五湖四海的航校人出自不同原因的各类问题，在航校和上级领导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下，一一迎刃而解。不仅木暮重雄赢得了中、日双方人员的信任与重用，所有300多名日本教职员工，都成了中国人的朋友、战友、同志。

第九章 创造奇迹 118

没有初、中级教练机,就一步登天——直接上高级教练机。那些放年娃出身的学员,在日本教官(员)和中国教官(员)的精心教授下,从连“ $X + Y = Z$ ”都看不懂,到能够自己驾驶着最现代化的作战兵器——飞机上天啦!木暮重雄教授的三个学员,全部顺利放了单飞。

第十章 同心同德 134

用生命保护了一架受到国民党军飞机攻击的教练机后,木暮重雄又主动将因生病住院而掉队好几个月的学员刘玉堤,收到了自己的教学小组。经过木暮精心细致的教授,刘玉堤用很短的时间就赶上了进度,成功放了单飞。

在教学中,不仅日本教官(员)教会了中国学员,中国学员也成了日本教官(员)的政治老师,双方成了互教互学的真正的师生加同志。

第十一章 精心保障 149

除了木暮重雄等日本飞行教官(员)以外,以桥谷功、藤本明秀、深谷光岩、落合末男、相沢春岭等人为代表的更多的从事修理、维护工作的日本人,同样以日本人特有的认真、严谨和负责精神,全心全意为航校建设尽着一份心血,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第十二章 新的高潮 166

1947年夏,随着解放军转入战略大反攻,航校的形势也是蒸蒸日上。自制滑翔机,修复美国的P-51战斗机,随军南下大接收,航校大扩建……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日本教官(员)与中国学员的关系,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第十三章 雄鹰展翅 182

为保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和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安全,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作战飞行中队。





樱花啊，樱花

——一个日本飞行员的中国情结

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广场上，木暮重雄的学生林虎和王洪智参加了空中阅兵。木暮重雄和他的学生刘玉堤，则在沈阳分别驾驶飞机，参加了当地的庆祝活动。

第十四章 喜结良缘 196

1950年，已是而立之年的木暮重雄与在航校任护士工作的筒井美治在中国喜结连理。航校中的日本女护士们，也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其中，高桥澄子以她一贯的优异工作成绩，还受到刘少奇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也在日本教官的精心教授下，成功地飞上了蓝天。

第十五章 重归祖国 215

1958年，木暮重雄又回到自己的祖国——日本。回到祖国的筒井（木暮）重雄，面对自然的困难与人为的障碍，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主动出击，科学决策，努力进取，不仅站住了脚、有了饭吃，还事业有成，成了远近闻名的“社会名人”。

第十六章 再聚京华 225

1986年的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庆祝活动中，林弥一郎、筒井重雄等50人受中国之邀，旧地重游。沈阳、长春、牡丹江、哈尔滨……一路的盛情款待，一路的人间巨变，不仅激起了昔日的满腔记忆，也重新点燃了这50名“日本老八路”激情的火焰……

第十七章 师生情深 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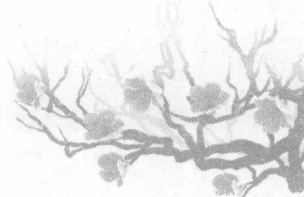
筒井重雄的第一批学生，全都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高级将领；筒井重雄的第一批学生，也全以40年前的真挚感情欢迎着自己当年的老师。此情此景，让已经60多岁的筒井，以及所有来访和许多未能来访的东北老航校的日本人，都重新确立了自己晚年的最后目标——促进日中友好。

第十八章 友谊无限 257

回到日本的筒井重雄,和曾在东北老航校战斗过的绝大多数日本人一样,不仅自己,还动员全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日中友好事业之中,帮助中国招商引资、资助中国扶贫事业、广泛组团互访、主动关照中国留学生……当年的日本侵略军、后来的东北老航校人、现在的日本国民,他们从民间主动架起了一座日中友谊的新桥梁……

2005年,筒井重雄应邀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系列活动,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的亲切接见。

后 记 272



山野的樱花开了，开满房前屋后，开了漫山遍野。白色的霞樱，淡粉红色的枝垂樱，高雅的山樱，华丽的染井吉言樱……一重的、八重的，“芽叶撒古拉”（日文“多重樱花”的意思）散发着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流连忘返的各色蝴蝶，在花间穿枝绕叶，蹁跹起舞。草坪中，溪流里，大树下，山坡上……漫天漫地，铺满了山樱紫红色的花瓣和江户彼岸樱纯白色的落英。

树上开的是樱花，地上铺的是樱花，空中飘落的是樱花，天上流动的还是樱花般红艳缤纷的云朵。

整个的天和地，仿佛都成了一个樱花的世界。

樱花啊，樱花啊，
暮春三月晴空里，
万里无云多明净；
花朵烂漫似云霞，
花香四溢满天涯。
快来呀，快来呀，
大家去看花！

……

在悠扬欢快的《樱花》歌声中，我和夫人美治，坐在客厅榻榻米的坐垫上，一边品尝着用石割樱包裹的樱饼和樱花酒，一边痴痴地凝视着窗外那如火如荼如云的烂漫樱花，在无限惬意之间，还时不时地浏览一下墙上那一张张发黄发旧的老照片，一面面大小不一、用中文书写的鲜艳锦旗……当那面由中国牡丹江市人民政府赠送的“中日人民友好，世代相传”的锦旗落入我的眼帘时，我不由自主地又将双眼停在了那张还是2001年访华期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刘顺尧司令员、乔清晨政委赠送的荣誉奖状上，但见红底金字的奖状上醒





樱花啊，樱花

——一个日本飞行员的中国情结

目地书写着：“先生在中国东北解放军航空学校执教期间，为中国空军建设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

樱花，作为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国花，它那不求生命之长，只争生命灿烂辉煌的崇高秉性和壮烈情操，已经成为我们大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看着那漫山遍野竞相怒放的樱花，已是耄耋之年的、作为大和民族子孙的我，终于可以问心无愧地、自豪地宣告：“我这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已经成功地谱写出了一篇樱花一样华美灿烂的乐章。”

第一章 告别家乡

我叫筒井重雄，原名木暮重雄，公元1920年（大正九年）10月11日，生于日本本州岛群马县吾妻郡大田村（今称吾妻町）一个清苦的农民家庭。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现代化的开端。这场变革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国家军事化和新天皇制的建立。1885年通过的专利法，使日本的国力迅速增强。从此，我们日本也开始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国家，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强国之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及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使我们日本从中国清政府那里，获得了2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还占据了朝鲜，割占了我国台湾和澎湖诸岛。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我们日本打败了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俄罗斯，将中国东北地区划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日本远离欧洲主战场，不仅大发军火财，并且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大肆攫取在华利益。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我们日本更是以战胜国的身份，取代德国，取得了在同样作为战胜国出席和会的中国山东省的特权。20世纪之初整整30多年期间，我们日本的政治、军力力量不断增强，国力日趋强盛，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军事强国之一。

然而，对外战争中掠夺的财富，全部被穷兵黩武、贪得无厌的日本军阀用于强军备战，以进行更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日本下层民众的生活，并未因战争的胜利和经济的发展而有大的改善。因而，在日本走向世界强国的同时，广大日本劳动人民的生活依然贫穷落后。

群马县位于关东平原西北部，是一个内陆县，东南距东京仅约一百公里。县内既有海拔超过两千米的山脉，也有众多的湖泊、河流。全县三分之二是山地。共有大小河流四百多条，大部分都汇聚到利根河。平原地区受太平洋气候的影响，夏季多雨而冬季干燥。北部山地的气候与日本其他沿海地区类似，





樱花啊，樱花

——一个日本飞行员的中国情结

冬季雨雪甚多，属于日本海岸地区气候。全县物产丰富。从明治时代初期起，我们县就以“养蚕王国”而著名。当年，就是这样一个地理条件优越、气候条件适宜、物产丰富的地方，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也陷进了贫穷与困苦之中。

就比如我们家吧。我们家一共有四个孩子，我排行老三，上有两位兄长，下有一个胞妹。全家六口人，主要靠养蚕的微薄收入来维持家庭生活。一年到头，除了必要的花销外，所剩无几，生活十分困难。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大哥很早就参加了航空队，二哥则到学校去当教师，他们都先后离开了家乡。只有年少的我，留在家里帮助爸爸、妈妈干些农活和家务。为了补贴家庭支出的不足，我还要经常外出做些像挖土方那样卖力气的临时工。即使高强度地劳动一天，也只能赚得八角钱的报酬，但也算是为家里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再说，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我又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干苦力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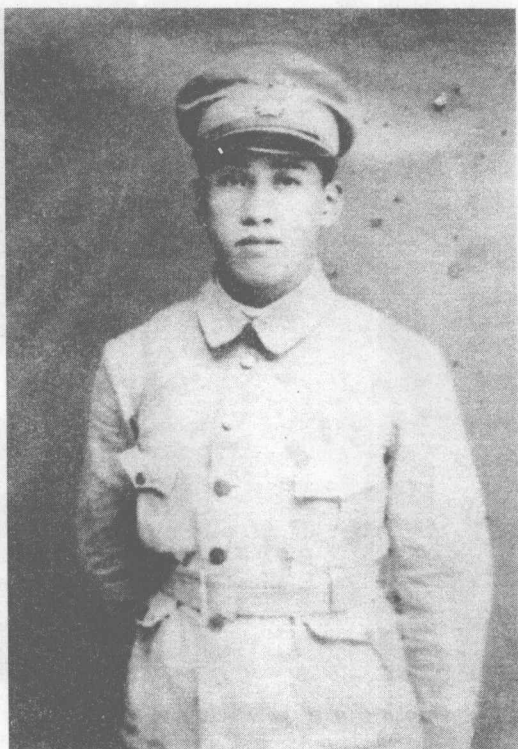
乡村的土地，留不住年轻的心。面对困窘的生活境况，年轻气盛而又无知无畏的我，既不甘心留在农村继续受苦受罪，也有一种追求美好生活的朦胧愿望。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由于军国主义分子向中国、向亚洲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整个国家机器都进入战争轨道而疯狂地运转起来了。全国的成年劳动力，几乎全部被征入伍。除军事工业之外，其他民用工业，尤其是农业生产，更加萧条倒退。整个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在那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之下，一个农村人想要离开乡土，只有两条途径：第一是能上享受公奖的学校，第二就是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可是，上公奖学校并不容易，层层的选择与竞争，对我这个受教育水平“先天不足”的农家孩子，根本是没有可能性的。只有参军，才是可以实现目标的最简单、最直接的选择。由于不断扩大的侵略战争对兵源无底洞似的无穷无尽的需求，可以说，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参军（而又过了一两年之后，就连十四五岁的孩子也被强征入伍了），再加上受长兄的影响，我决定志愿参加航空队。

1940年9月，即将满20岁的我，报名参了军。

当年的志愿兵种有步兵、工兵、骑兵、辎重兵和航空兵等，我毫不犹豫地报了航空兵，进入了岐阜县名务原第一航空教育队。

实际上，直到真正地穿上了渴望已久的军装，从小在封闭落后的农村长大的我，还只是非常单纯地庆幸自己到底是通过这条不花钱的途径，离开了困窘

的家，离开了贫穷的农村，终于可以吃饱饭了，可以不再让家里养活自己了（还给家里省去了一张吃饭的嘴）。至于什么当官发财、什么“拯救支那人”、什么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什么烧杀掳掠，似乎对刚刚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仅仅 20 岁的我，根本就不相关似的。甚至，因为终于实现了自己当兵的愿望，我在甜美的梦乡里所见到的那怒放的樱花，即开即谢的樱花，纷纷扬扬从天而落的樱花……竟然还和没当兵之前、还和从儿时起就年年见到的那些樱花一样，除了好看与喜欢，并没有什么两样。



1940 年 9 月，筒井重雄刚参军时的照片。

然而，短短三个月的新兵入伍训练，很快就在我那本如一张白纸的大脑里，刻上了深深的印记，使我这个懵懂未开的年轻人突然知道：我已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了。当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这在当时，是每一个日本男儿感到无上光荣的事情。当年，我们满脑子被灌输的是：身为“天照大神”的子孙，我们不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还要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征服全世界而战斗。效忠天皇，是我们的最高信仰。征服劣等民族（如中国人、朝鲜人），战死沙场，是对天皇陛下最大的效忠。作为日本军人，是不能被俘虏的；如果被俘，必须剖腹自杀，向天皇谢罪。如果被俘后还活着，就是最大的耻辱。

在军国主义思想教化和武士道精神的浸染下，我慢慢地失去了青年农民的质朴、纯洁与善良，开始向一个军国主义士兵转化。我自己心目中那至高无上的樱花——那怒放的樱花，即开即谢的樱花，纷纷扬扬从天而落的樱花……似乎，也显现出了一种新的含义和象征——我的生命，也要像樱花一样，不求